

華仔天地

雙月刊 第十六期

非賣品（91年4月版）出版：華仔天地 主編：華女・莫仔





新春徵文比賽——得獎名單公佈



華仔天地舉辦的「新春徵文比賽」經已完滿結束，所得的反應非常熱烈，我們收到逾百篇文章，參賽者之文筆不但流暢，而且內容細膩動人，水準之高令到我們的評判——小美和華仔也大傷腦筋，最後，在難分高下、難以取捨的情況下，終於從三組裏分別選出了冠、亞、季軍，同時於今期會刊中更刊登了各組冠軍之作品，供大家欣賞欣賞！而頒獎禮則安排於「華仔天地三週年慶典」當晚進行，我們將個別與得獎者聯絡。

另外，可能華仔天地的小會員比較怕醜，寄來參賽的作品不多，因此現決定取消小學組。很多謝已寄作品的小會員，希望你們繼續努力，不久將來再次參加我們的徵文比賽。

中一至中三組：冠軍——林建奕	(會員編號：2892)
亞軍——麥燕琪	(會員編號：2198)
季軍——LILY WONG	(會員編號：481)
中四及中五組：冠軍——王翠華	(會員編號：2857)
亞軍——龔淑媚	(會員編號：3343)
季軍——王凱欣	(會員編號：2121)
中六、中七及公開組：冠軍——湯嘉寶	(會員編號：3032)
亞軍——梅小玲	(會員編號：3620)
季軍——關慧賢	(會員編號：3244)

中一及中三組冠軍作品：

再會了

林建奕

夜闌人靜，萬籟俱寂，只聽見陣陣的北風聲呼呼地吹着。人們都已進入夢鄉了，可是我一雙明亮而烏黑的眼睛，似乎沒有半點倦意。我憑窗仰望漆黑的天空，忽然有一顆像寶石般耀亮的流星掠過，把我傷感的回憶再次勾起。

在數年前的一個靜夜，我和好朋友子君，在流星見證之下，許下了一個諾言——願我倆的友誼能細水長流，永不改變。

子君和我是在小學相識的。記得當時，我是一個害羞、自卑的小女孩，可能因為我是剛剛從大陸來的原因，所以怕別的同學不接受我。但自從認識了子君之後，我變得開朗起來。幸運地我倆能升上同一所中學，但令我估不到的事情，就發生了。

在中一暑假期間，我和子君無意中在報章上看到一則徵文比賽的啓示。對於執筆寫作，我和子君素來都有濃厚的興趣，因此我倆就決定參加是次比賽。而我們也曾參加過校內的作文比賽，有幾次我更獲得獎項，而子君就……我十分重視今次的比賽，因為是我第一次參加公開比賽，所以我更加用心地去寫好比賽的文章。

過了幾個星期，正當我把剛收筆的文章仔細閱讀時，子君來了。我把手上的文章給她看，她也說不錯。不久電話聲響起，我走到客廳接聽電話，當時子君說要回家。後來我返回房間，發現案頭上的文章竟不翼而飛，我以為它是給風吹走了，我唯有再寫一遍。但再寫的一篇，好像比飄走了的為遜色。

又過了幾週星期，我在報章上看到徵文比賽的結果，子君獲個季軍，雖然我得不到任何獎項，但我也替她高興。可是我卻發覺她的得獎作品，竟和我飄走的那篇大同小異，為什麼呢？是子君偷了我的文章？我心亂如麻，想出很多藉口替她解釋。這時，電話響了，啊！原來是子君，她說：「對不起，我拿了你的文章……」我氣憤地掛了電話。

自此之後，我沒有再理睬子君。後來無意中聽到她要移民的消息，我本想跟她和好如初，但始終也沒有做到，因為我覺得我倆的友誼竟比不上比賽的重要，真令我失望。

子君離港後，我後悔，我發覺到真正的友情是很難找到的。

想到此時，兩行淚水悄悄地在我臉上流過。現在我只有默默地祝福她，希望我們能有緣從遇，「子君，再會了！」

公開組冠軍作品：

再會了

湯嘉寶

紫薇：

濃濃的秋色又瀰漫在大地上，稀渺的雲絮仍是憂哉愁哉地倚偎在無垠的蒼穹中，孤伶的黃葉依舊意興闌珊地起舞於蕭瑟的街頭裏。但，畢竟時光如花易逝，歲月如易流，自那天一別，不住的掛念未嘗捨我而去，反之，它在我悲寒交融的心窩裏纏繞着，更難熬的是我倆往昔對秋的那份眷戀已失去了影踪，剩下的只有我孤身秋的苦澀。

今天，遍佈台階的金百合，正是當年你我親手播下的小種子，它經過艷陽的培育，潤露的慰藉，終於成為了茁壯的小植物傲立於芳土上；然而，可知它今天那嬌艷可人，是掙強的求生意志從奄奄一息中脫胎出來，是不撓的克苦毅力在弱肉強食下支撐過來？我凝視着隱藏於小植物背後的驚人力量，彷彿看見一個懷着熱誠、勇於挑戰的小植物，奈何在一瞬間消失個沒影兒——

「薇，你為什麼又逃學？是否有心事？」

「寶，我不要上學，不要回家，不要見爸爸媽媽，他們不再愛我了，世界上已沒有人瞭解我、疼愛我，只有你，只有你才是最關心我的了。」你含淚咽哽着。

「別這樣吧！你要是沒有雙腿，還有一雙靈活的手，還有你父母的愛護照顧，朋友的呵護關懷，何況裝上假腿後，也可以如常活動。你這樣傷心，會令病情惡化的！」

「如常活動？怎樣活動啊？難道連下牀也得要人扶也？算如常活動嗎？我自小便渴望成為世界知名的芭蕾舞蹈家，我多年來為了這目標不斷努力，看，現在已是全香港最優秀的舞蹈員，這一切不是僥倖的，有誰知我曾付出無數的血汗？若然我割掉了雙腿，又怎能再踏上舞台，實踐我唯一的願望，摘取我夢寐以求的星？試問一個斷了雙腿的人怎樣再跳舞？一個沒腿的怪物會承受多少別人冷笑的眼光？你知道嗎？你們其實通通也不知道。」你絕望地吶喊，串串的淚珠在你的衣襟上蠕動。

「你不要鑽牛角尖！你還可以……」我的話給你打斷了，而實在我亦不懂怎樣去安慰你了，只因要說的我早已說盡吧！

「為什麼要是我？我不要癌症，我不要做一個跛妹，一個永遠坐在輪椅上的廢人。」你悲哀地呼喊着，啜泣着。「我為什麼不可以像以前一樣快快樂樂地生活，上天為什麼要奪去我雙腿，扼殺我的歡樂，我生命的一切……我寧願死也不要失去雙腿，不要，不要……」你乾沙的聲音在空氣中奔跑，我只好停住了無言的嘴巴，懷着難耐的死寂，默默地目送你漸遠的背影，在颯颯的秋風中消失。

我害怕秋天，害怕又再勾起悲痛的景像。

「薇，你怎麼呀？你為什麼這樣傻？」那一刻，我發軟的軀殼不由自主地顫抖，澎湃的血液在體內胡亂地飛馳，我只曉得摟着你的手，把你擁在懷裏。你手腕中如泉噴湧的鮮血和一臉祥和的微笑映入我隔着淚水的視線，似是覓得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法。

「寶，你毋需難過，不知道嗎？生命本就是殘酷的，我雖然在毫無選擇下接受了生命，但——但不願在無可奈何渡過生命。既然造物弄人，或許我唯一能做的，就只有在心甘情願下交還生命，我不——不是埋怨任何人，只是不甘心在現實世界上做命運舞台的傀儡，就讓——讓我在極落西方裏當芭蕾舞台的主角，去——去摘取夢——夢中永——永不磨滅的——的星——星！」

「薇……薇……薇……」縱使我歇斯底里地哭喊，但你的生命已消失在沉寂的夜空裏，只剩下連串的救傷車聲，和你父母的哀叫聲陪伴着陰冷的境地。

薇，三年了，我們分開了已有三個深秋，未知你墓邊的金百合是否燦爛地盛放？明天我將要離開這片故土，成為他方的異鄉人，或許這是我最後一次向你訴心聲，你自己要珍重！不要胡亂地把「植物」再次摘下，使嫋嫋的花朵永不能再有展笑的日子；生命只要一息尚存，始終有重見天日的一天，你在來生定要記住了來今天的話，再會了！

友寶 草於十一月子夜



中四及中五組冠軍作品：

再會了

王翠華

天空一角是深灰色，令人非常消沉，在這個朦朧的黃昏，再次踏足這個沙灘，積壓着的思潮如雪花紛至……她那友善純真的面孔，不期然在我的腦海中湧現着。

已記不起在什麼時候，在昏暗的汽油燈的映照下，我倆在這個沙灘上，細數着天上點點的繁星，向她更希冀着天上掛着的每一顆星兒都是幸運星，每一顆星兒都是一個希望，帶給人們一份無言的祝福和關懷，憧憬着我倆遠大的前程。

有時，我們會在沙灘上拾小石，她很喜歡將那些小石塗上油彩，將它們粉飾一番，每一塊小石都滲透着海水和大自然的氣息，可愛極了。

有時，我倆坐在沙灘上靜靜的傾訴心事，或是默默地聽着海浪聲，遠處的海浪鑲着銀白色的花邊，不斷地向岸邊衝擊而來，發出巨大的聲響，激起了飛濺的水柱和浪花就像大自然的交響樂一樣。

記得，她曾經說過：「生命只要好，不需長。」多麼的蒲洒，當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三個月時，並沒有怨天尤人，只是如常地活下去，她平靜地說：「因為患病的緣故我就應當不快樂嗎？我認為一個人既然要什麼有什麼，就應當快樂。」她臉上閃過一陣陰霾，但隨即恢復自然，她竟能平靜地接受這陌生而可怕的名詞，讓一切隨遇而安，使我不由得打從心底裡佩服她的勇氣，我也知道這件事，由她說出來，胸口猶如中了一拳，比摔在地上還痛。

我們從來沒有對時間更為敏感，每天太陽昇上來，我會感慨，又是一天，她的生命又少了一天。

已記不起在什麼時候，她……她悄然離開了我們，永遠遠的離開了我們，也不向我們道別，我的心猶如被一隻無形的手緊緊抓住了不停絞痛，眼淚炙熱的湧出來。「但願我們從來沒有認識。」我悲哀的戀。

我曾經數度來過這個沙灘，彷彿隔世，其實只是不久以前的事，我曾試圖尋找我倆舊日的足跡，但是我卻迷失於茫茫人海中。

再會了——我的摯友。

華仔

動向

剛從日本回來的華仔，表示今次在日拍片與上次在新加坡的截然不同，皆因在新拍攝「驚天十二小時」的時候，有一班好朋友，如阿倫、阿叻及志偉等人一齊演出，閒來大夥兒可以去打波和燒烤，熱鬧非常，然而今次少了一班老友記，自然感到較悶，再加上言語不通，帶來很多不便，華仔更形容自己像一個啞巴，時常「指手劃腳」，實行用「身體語言」搭夠，而且，在日經常要吃些冰凍無味的食物，更令華仔惦念家裏媽媽的鹹菜呢！